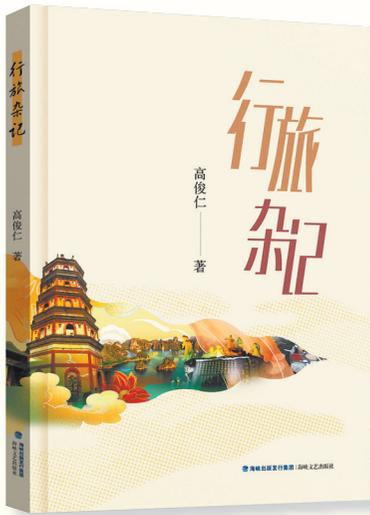


游记与杂文的有机融合

——读高俊仁《行旅杂记》



■蔡芳本

高俊仁算是我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他念电大中文,我成了他的老师。当时接触很少,彼此不熟,也没见他写什么作品。没想到他后来就暗暗较劲,写了许多文章,投了文化馆的刊物,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的文章已经很迟了,大概已经是21世纪后的事了。隔了一个世纪才知道他会写文章,我这个老师对学生也真是漠不关心了,或者说孤陋寡闻了。他的文章比我想象的还多,一系列,好几本书,《榕树》《师

傅如酒》《谈天说地》《实话实说》直到新近出来的《行旅杂记》。看书名就知道,高俊仁的文章涉猎到文章体裁的方方面面,杂文、小品文、散文、随笔、游记等等各有写法,当然大一统都可称散文。那么多书,那么多文,高俊仁因此可称晋江的“散文重镇”,让我这当老师的抬头仰望还来不及。

从他的书名还可以看出他的文章题材的多样化。《榕树》写故乡风物,肯定跟乡土有关;《师傅如酒》则是写故乡身边熟悉的人物;《谈天说地》肯定跟历史文化有关;《实话实说》说的肯定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旅杂记》自然是旅游方面的见闻观感了。这么多本书,涉及面这么多这么广,不能不佩服高俊仁灵活多变的文体及自由自在的心灵语言,这不是三板斧的功夫就可以做的。如果不是潜心的修炼,是不能取得文学的真经,走上文学的道路的。在《榕树》里,高俊仁对故乡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在《师傅如酒》一书里,我们认识了高俊仁的亲朋好友、社会贤达,一个个亲切可爱值得尊敬,十分完好;而在《实话实说》里高俊仁笔锋一转,转向当今社会现实,一反深情优美的笔调,时而调侃,时而讽刺,时而针砭,将不平之事,将丑陋之事,将可笑之事吊在笔尖上鞭打、批评、

讽刺,可谓痛快淋漓。《谈天说地》给我们的又是另一种味道——轻松幽默,诙谐有趣,成了这部书区分其他书不同的风格标志。

我一直以为,要掌握多种文笔,写出风格多样的文章。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做不到,高俊仁做到了,这就是高俊仁优秀的地方,值得许多写作者借鉴,我这个当老师的也要好好向他学习。

我还不知道高俊仁是个旅行潮人,喜欢到处游玩,他办企业,那么忙,还能走那么多地方,真应了那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加上一句:行万里路,写万卷书。到一个地方,无论外国无论国内,他都要写一篇文章,以志到此游过。在《行旅杂记》这部书中,高俊仁给我们亮出祖国的山水,美丽又辽阔;世界的风光,宏大又奇异,我们真的目不暇接。可贵的是他不是单纯地介绍叙写,而是有描绘,有观感,还有批评建议,有观察有思考。有时柔情蜜意有时又怒目圆睁,有时语重心长有时又恩威并重,这简直不是在写游记了,简直是篇微文或者是篇人大议案、政协提案了。你还别说,这样的写法,使得游记更添情趣更有力量更有看头更摇曳多姿。游记不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的记录,而是对于山山水水对于大自然风貌对于名胜古迹爱护有加的宣言了。

高俊仁的游记作品也体现了他对历史文化的深厚积累和对现实社会的敏锐洞察,显示出他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深刻批判和对美好事物的深切热爱。我们也看到高俊仁的游记作品展现了他轻松幽默、诙谐有趣的一面,这使得他的作品风格多样,不仅仅有严肃的方面,有优美的方面,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轻松笔触;不仅展现了作者的旅行经历,更体现了他对生活、自然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我要说,没有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游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的特点在于通过游踪、景观、情感三大要素来展现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和审美关系,高俊仁的游记作品,显然遵循了这一传统。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得读者能够随着游踪,感受到作者旅途中的山山水水和风物人情,给人一次心灵和视觉的双重旅行。

当然高俊仁的散文也有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有时,他看问题还不太深,仅仅出于义愤,未能很好地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停留在表面的激情;有时他太正儿八经,过于严肃,有点说教,得饶人处不饶人,他太计较了,不会睁一眼闭一眼。也就是说,在行文上稍嫌轻松不足,严肃有余。



借汝之光,得见光明

■王剑锋

翻开书的扉页,一列轻盈的竖排行书映入我的眼帘:遇见不一样的你,温暖心灵的师生故事。这便是我们这期读书会开启的又一段浸润心灵的阅读旅程。

再翻开一页,看着书中的目录,一个个灵动又富有文学气息的题目,让我迫不及待地想一“读”为快。60篇感人肺腑的小故事如同一缕清风,拂过我的心田。故事有师生间平凡的日常生活、教学工作、书信往来,都是教学上的平凡小事,反映的却是穿越时空的最美的师生之光。我明白,只有用心书写的文章,才能砥砺灵魂。

新时代的教师已经再也不是仅驻留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使命上,更要成为学生学习上的良师、生活中的益友、职业生涯上的引路人。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老师每天要面对各种性格的学生,抑或个性张扬,抑或年少懵懂,抑或青春期心理焦躁的鲜活个体。他们有来自学习的苦恼,父母的压力,社会的埋汰。那么老师要努力扮演各种角色,去安抚学生的情绪,释放学生的压力,打开学生

的心扉。

恰恰这就是周逢宇和徐雪梅二位主编收集这些师生共同谱写优秀作品的初衷,希望作为新时代的老师能从中得到启迪。

在《我与曦曦的秘密》一文中,曦曦,文中的描述是一个“内秀的男生”,面对父母的突然离异而变得更加孤僻而自残,被“我”发现后,既为了替曦曦保守秘密,又为了安抚他的苦闷情绪,“我”也是煞费苦心,私下约见了孩子的父母开诚布公地和他们交流,希望他们破碎的婚姻无论如何不能破碎了孩子的心,要多陪伴。“我”还教会了孩子吹箫,转移孩子的心理创伤。

又如《严师·慈母》一文中,学生刘芬讲述老师陶佳红的故事。老师身患脑血管痉挛、腰椎间盘突出、颈椎骨质增生、肾结石等多种疾病,但她仍27年如一日,坚守在三尺讲台上。有次突感不适,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把她及时送往医院,她才化险为夷,可出院后陶老师仍然陪着他们一起走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成就了刘芬的现在,敬佩之情油然而倾于笔端。

因此,一个好的教育者应当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严师和慈母的角色。

在孩子需要严格要求和规范时,以严师的姿态出现,确保孩子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在孩子需要关爱和支持时,又能像慈母一样给予他们温暖和鼓励。

我拜读了全书,发现60篇小品文有35篇是出自学生的手笔,他们从各个学科、各个角度,甚至有跨学科的角度,歌颂自己受过老师的知遇之恩。

比如学生吴姿睿向物理老师请教了一道数学“奥数”题,无意难倒了物理老师,后来学生自己悟出了解题思路,但他碍于老师的面子不说,仍耐心听从老师的讲解,照顾了老师的尊严。老师是人,不是神,都有自己的知识短板,更何况跨学科!

当今的社会真是处于一个“知识大爆炸”的真空里,三日不更新自己的知识可能会让你窒息。因此,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双向奔赴的过程,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互动过程。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双向奔赴,良好的师生关系超越了简单的教与学,是一种情感的交融,是心灵的契合。老师和学生在彼此的陪伴下,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其实,学校几乎每学年也举行一次

以“师德师风”为主题的征文比赛,然后评比,最后择优汇编成册。因为都是一线老师,几乎不用添油加醋就能从笔端倾注而出,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样的文章如沐春风,遇见美好。

哥伦比亚大学校训“借汝之光,得见光明”。学生们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和教育,看到了知识的火花、人生的价值和未来的光明。而作为教育工作者,也要不断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更明亮的光,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开启他们的光明之旅。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